



12
3805





語孟字義

予嘗教學者以熟讀精思語孟二書使
 聖人之意思語脉能瞭然于心目間
 焉則非惟能識孔孟之意味血脉又能
 理會其字義而不至于太謬焉夫字義
 之於學問固小矣然而一失其義則為
 害不細只當下一本之於語孟能合其
 意思語脈可也若妄意遷就以己之私

見解聖賢之語則所謂方枘圓鑿北轅
 適越者固不虛矣故着語孟字義一篇
 以附之于二書古義之後云天和三年
 歲在癸亥五月日東洛陽伊藤維楨謹
 識

語孟字義

語孟字義目錄卷之上

- | | | | |
|------|-------|------|-----|
| 天道 | 凡六條 | 天命 | 凡六條 |
| 道 | 凡六條 | 理 | 凡五條 |
| 德 | 凡四條 | 仁義禮智 | 凡十條 |
| 心 | 凡四條 | 性 | 凡三條 |
| 情 | 凡二條 | 才 | 一條 |
| 志 | 凡二條 | 意 | 凡二條 |
| 良知良能 | 一條 | | |
| 已上 | 都五十六條 | | |

語孟字義目錄卷之上

卷之下

忠信 凡四條

忠恕 凡二條

誠 凡四條

敬 凡二條

学 凡三條

權 凡三條

聖賢 一條

王霸 凡二條

鬼神 凡三條

詩 凡三條

書 凡二條

易 凡二條

春秋 凡二條

總論四經

已上都三十五條



天道 凡六條

道猶路也人之所以往來也謂之天道者以

一陰一陽往來不已故名之曰天道易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其以兩一字着陰陽字

上者盖夫所以形容一陰而又一陽一陽

而又一陰往來消長運而不已之意中庸

引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

以爲天是也盖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矣

或為陰或為陽兩者只管盈虛消長往來
 感應於兩間未嘗止息此即是天道之全
 體自然之氣機萬化從此而出品彙曲此
 而生聖人之所以論天者至此而極矣可
 知自此以上更無道理更無去處考亭以
 謂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是道非也陰陽
 固非道一陰一陽往來不已者便是道考
 亭本以太極為極至而以一陰一陽為太

極之動靜所以與易中庸旨相鑿太甚也
 天道有流行有對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以流行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以對
 待言其實一也流行者一陰一陽往來不
 已之謂對待者自天地日月山川水火晝
 夜之明闇寒暑之往來以至於君臣父子
 男女雌雄貴賤尊卑剛柔隱顯內外精粗
 洪纖高下皆無不有對是為對待然天道

蛙字彙音
注食木虫
蟬夷今功
書中白魚
俗呼蠹魚
也

之所以為天道本以流行而言對待者自
在流行之中本非有流行對待之二端也
何以謂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耶請以譬論
曉之若今以版六片相合作匣有氣自盈
于其內氣已盈于其內則自生白醜既生
白醜則自生蛙蟬天地一太匣也陰陽匣
中之氣也萬物白醜也蛙蟬也是氣也無
所從而生亦無所從而來有匣則有氣無

天地不有先
三ノアノ何モモ
生カキニイ子ハ
生リモタハムキ
至子モアリト
コトシ

生死モ亦對待
故ナキトモノ
首ノ生シテモ
首ノクヒリコ
ノム

匣則無氣故曰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矣
先儒所謂有理而後有氣及未有天地之
前畢竟是先有此理等說皆可謂臆度之
見焉耳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不已即天地
之道也故天地之道有生而無死有聚而
無散死便生之終散便聚之盡天地之道
一於生故也故謂生者必死聚者必散則

可謂有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則不可生
與死對也或以謂生先聚散皆理為之主
宰言則似矣道未之識也

或以為自天地既闢之後觀之固一元氣而
已若自天地未闢之前觀之只是理而已
故曰無極而大極適聖人未說到一陰一
陽往來不已上面焉耳曰此想像而已矣
夫天地之前天地之始誰見而誰傳之耶

私曰天地開闢

即三德之子舍人親
凡人アア天地御身

引當ニイトゾ

初於萬事アリ

神儒佛三教 天竺唐後トドシ

回モ返リニ度ヌトウ心得ガイアルベシ

若世有人生於天地未闢之前得壽數百
億萬載目擊親見傳之于後人互相傳授
到于今則誠真也然而世無生於天地未
闢之前之人又無得壽數百億萬載之人
則大凡諸言天地開闢之說者皆不經之
甚也所謂清者升為天濁者降為地及以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天地之一終天開
於子地開於丑人生於寅等說皆漢儒狃

天ハ人ニシテ不_レ死
地ハ濁人ノニシテ雨
開闢則其身
生死未生以前
子ハ北方張氣ヲ
無_レ以_テ初トス

聞戰國雜家識緯諸書迂怪不經之故說
相附會耳夫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
宙知六合之无窮則知古今之无窮今日
之天地即萬古之天地萬古之天地即今
日之天地何有終始何有開闢此可與達
者道不可與癡人道

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謂天道其義甚明矣
子貢何以謂不可得而聞乎盖於維天之

陰陽見洪
範

命於穆不已之理則學者或可得而聞也
其至冥冥之中自有陰陽之理則非聰明
正直仁熟智至者則不可得而聞也書曰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又曰天道福善殃淫
易曰天道戲盈而益謙孔子曰天生德於
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
也是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也者盖若此
夫善者天之道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

盖天地之間四方上下渾渾淪淪充塞通
徹無內無外莫非斯善也故善則順矣惡
則逆矣苟以不善在於天地之間者猶以
山草植之于水澤之中以水族留之于山
崗之上則不能得一日遂其性也必矣夫
人不能一日有以不善立于天地之間也
亦若此宋儒或謂天專言則謂之理或曰
天即理也其說落乎虛無而非聖人所以

論天道之本旨盖以有心見之則流于災
異若漢儒災異之學是也以無心見之則
陷于虛無若宋儒即理也之說是也學者
當求之於冥冥之中自有陰陽之理可矣

天命 凡六條

天命二字有以天與命並言者有以天之所
命言者盖天者謂專出於自然而非人力
之所與也命者謂似出於人力而實非人

力之所及也故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子夏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蓋天者初不繫於人故謂之在命者定於有生之初故謂之有其實一理也若五十而知天命亦以天與命並言舊說作天之所命者非也若書所謂天命靡常及中庸天命之謂性等語乃指天之所命耳

孔氏疏曰命猶令也蓋太化流行賦與人物亘古及今未嘗止息剛柔善惡既定於有生之初貴賤壽夭又判於有生之後天爲之主宰各制其命猶命令然故謂之命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宋儒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爲天命非也可謂之天道不可謂之天命謂天命者指貴賤壽夭自有氣數言耳宋儒

蓋不察天命與天道其義自別混合說過甚害於道矣學者當深識天命之與天道所指各殊上

何謂知命安而已矣何謂安不疑而已矣本非有聲色臭味之可言蓋無一毫之不盡處之泰然蹈之坦然不惑不惑當謂之安當謂之知不可以見聞之知言伊川云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此看命字甚淺所

謂知命云者處乎死生存亡窮通榮辱之際泰然坦然煙銷水釋無一毫動心處而謂之知命也知有命而信之是不待君子而能知之也

考亭又以謂聖人不消言命只為中人以下說非也孔門說命甚多豈皆為中人說之乎孟子曰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待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何以為孔

子孔子亦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孟子
 以此論孔子孔子以此論君子皆非為中
 人說其他聖賢自言命者不可枚舉宋儒
 皆委曲遷就左右支吾失聖人之本旨甚
 矣

宋儒之意以為學問當言義而命不足道此
 不深考而已蓋有當言義處有當言命處
 何者出處進退在於己言義可矣若夫國

之存亡道之興廢專繫於天當言命而不
 可言義夫無天爵而人爵至非義不可受
 之也有天爵而人爵從之義也當受之也
 有天爵而人爵不至命也安之而已矣此
 義命之辨也語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
 子乎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
 能之斯之謂安焉斯之謂知焉蓋學問之
 極功君子之本分非中人以下之所能及

也謂聖人不消言命者實非聖人之肯也
陳北溪字義曰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
有以氣言者其說蓋出於考亭杜撰特甚
觀其所謂理之命者即聖人所謂天道者
而獨於聖人所謂命者推為氣之命然而
聖人既立天道之名則可知天道與天命
自有別彼蓋以理為天道而以理之流行
賦與於物者為天命夫以理說天者本莊

列虛無之謬譚而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則陰陽流行賦與於物者便非天道而何
北溪謂有理之命又有氣之命而氣之命
中又有兩般嗚呼聖人之言奚支離多端
使人難曉若此耶

道 凡六條

道猶路也所以往來也故陰陽交運謂之天
道剛柔相須謂之地道仁義相行謂之人道

蓋取往來之義矣又曰道猶途也由此則
得行不由此則不得行所謂何莫由斯道
也及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是也蓋取由
此則得行之義矣惟以其足以往來故不
得不由此而行矣雖有二義實一理也又
有以人之所行言者若堯舜之道及三子
者不同道等是也又有以方法言者若大
學之道及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是也然

皆因通行之義而假借之耳北溪曰易說
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
源上論大凡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
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源
愚謂不然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易語此
說天道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
此說人道謂天人一則可為道字來歷根
源則不可

道者人倫日用當行之路非待教而後有亦
非矯揉而能然皆自然而然至於四方八
隅遐陬之陋蠻貊之蠢莫不自有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有親義別
叙信之道万世之上若此万世之下亦若
此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若佛老之
教則不然崇之則存廢之則滅有焉而不
為用無焉而不為損古昔堯舜禹湯文武

之時世咸太平民皆壽考不以無二氏為
患自佛老始盛以還人主崇奉之者不為
不多然而大崇奉之則大亂小崇奉之則
小亂非若吾聖人之道不能使天下日月
無焉故曰有焉而不為用無焉而不為損
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所謂大路者
貴賤尊卑之所通行猶
本國五畿七道洎唐十道宋二十三路上自

王公大人下至於販夫馬卒跛奚瞽者皆莫不由此而行矣唯王公大人得行而匹夫匹婦不得行則非道賢知者得行而愚不肖者不得行則非道故曰大路也只在於安焉與勉焉之別而已若佛老之教及近世禪儒之說高唱空虛難憑之理好爲高遠不可及之說非不奇而可喜非不高而可驚然奈其非通乎天下達乎萬世而

不可須臾離之道何故欲辨吾儒與異端之真偽是非本不待費多言只察於其可得而離與不可得而離可矣

人之所謂道者只是人之道焉耳人而修人之道豈有難知難行之理乎哉彼不知道者以爲尋常耳目之外別有至道可以安身心甚難知難行殊不知道外無人人外無道豈外於日用彝倫別有所謂道者耶譬

諸躬常在京師不事遠遊者每想遐方殊俗別有奇奇怪怪可喜可樂之事逮夫遠涉萬里之途備嘗山川之嶮窮鄉僻邑無所不臻而後果知四海之內九有之際無可比京師之可安可樂足以措其身者焉若佛老之道猶遐方殊俗雖有可喜可驚之事然可暫住而不可久留故道莫大於中庸教莫貴於仁義

道體二字不經見自宋儒發之程子以陰陽無端動靜無始為道體朱子以無聲無臭所以然之理為道體以二說並論程子為是其說合於一陰一陽之謂道之旨若朱子之說於聖人之書本無斯理蓋淵源老莊虛無之說來或曰朱說本出於易自形而上謂之道自形而下謂之器之說如何曰此習徂朱說而誤會其義耳譬諸扇其

生風是扇之道紙骨之類是器猶言炎上
是火之道潤下是水之道也朱子之意以
爲扇之生風是器其所以生風之理是道
非也豈指氣而爲器乎

佛氏以空爲道老子以虛爲道佛氏以爲山
川大地盡是幻妄老氏以爲萬物皆生於
無然而天地萬古常覆載日月萬古常昭
臨四時萬古常推遷山川萬古常峙流羽

者毛者鱗者裸者植者蔓者萬古常若此
以形化者萬古常以形化以氣化者萬古
常以氣化相傳相蒸生生無窮何所見夫
所謂空虚者耶彼蓋出於用智廢學靜坐
澄心所得一種之見解而非天地之正道
理凡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愛儕輩之相
際非惟人有之物亦有之非惟有情之物
有之雖竹木無智之物亦有雌雄牝牡子

母之別况至於四端之心良知良能之固
 有則非惟君子有之雖行道乞人亦皆有
 之唯聖人能裁成之以為教耳非有強之
 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
 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
 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若聖人
 之道則非徒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
 地質諸鬼神莫所悖戾大凡至於草木蟲

魚沙礫糟粕皆莫所不合若佛老之說求
 之天地日月山川草木民物諸彙皆無所
 驗焉可知天地之間畢竟是無此理

理凡五條

理字與道字相近道以往來言理以條理言
 故聖人於天與人必曰道曰命而未嘗以
 理字命之而理字聖人專屬之事物而不
 屬之天人孟子曰始條理終條理及理義

之悅我心是也易又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蓋窮理以物言盡性以人言至于命以天言自物而人而天自有次第可見聖人以理字專屬之事物也或謂聖人何故以道字命字屬之天而以理字屬之物乎曰道字本活字所以形容其生化化之妙也若理字本死字從玉從里謂玉石之文理可以形容事物之條理而不足以形容

天地生生化化之妙也蓋聖人以天地為活物故易曰徼其見天地之心乎老氏以虛無為道故視天地若死物然此其言所以各有攸當也故天理二字屢見於莊子而於吾聖人之書無之樂記雖有天理人欲之言然本出於老子而非聖人之言象山陸氏辨之明矣

象山陸氏曰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智知而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

理義二字亦相近理是有條而不紊之謂義是有宜而相適之謂河流派別各有條理之謂理水可舟陸可車之謂義不修其身而求禱鬼神万無感應者理也宗廟五祀可禱而牛鬼蛇神一切淫祠之類不可禱者義也推若此之類可以識其義矣程子

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其說固是然未盡若此則理是在物義是在已以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之言觀之則見理義兩者本自天下之至理而以吾心即仁義之良心故理也義也皆與吾心相適故曰猶芻豢之悅我口也豈一以屬于物一以屬于己可乎哉

聖人每以道字為言而及于理字者甚罕矣

易五子雖有不

若後世儒者捨理字則無可以言者其所
以與聖人之言相齟齬者何哉蓋道以所
行言活字也理以所存言死字也蓋後世
儒者之說多從老氏來聖人見道也實故
其說理也活老氏見道也虛故其說理也
死聖人每曰天道曰天命而未嘗曰天理
曰人道曰人性而未嘗曰人理唯莊子屢
言理字不勝其多彼蓋以虛無為其道故

也所以措詞自不能不如此也

中庸序曰愈近理而大亂真及胡雲峯曰此
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
感彼之寂寂而滅學者狃聞其說皆以謂
吾儒與佛者異處唯在於用上而至其理之
體則本甚相近可謂亂道之甚也夫有斯
本則必有斯末有斯末則不可必無其本
非徒於其用處相反而已其體之相異猶

水火黑白之相反生死人鬼之相隔邇乎
不可相入若謂愈近理則所謂同浴而笑
人之裸裎者而儒之與佛何相反之有若
謂吾寂而感彼寂而滅則諺所謂改頰爲
顏者而亦何相異之有豈非亂道之甚也
耶夫體用之說本起於近世聖人之書無
之唐清涼國師華嚴經疏曰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從伊川用此二句入于易傳序中

儒者視以爲至珍至寶而不知其說本自
禪學來夫佛者以寂滅爲吾真體而不能
悉滅人事故說實相說色相自不能不立
體用之說殊不知一陰一陽天道之全體
仁義相行人道之全體外此無所謂體亦
無所謂用而若虛字寂字本皆佛老之道
言而於吾聖人之書皆無之但易咸小象
曰君子以虛受人繫辭曰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虛字寂字纔見於此耳然
咸卦所謂虛云者謂中無私心繫辭所謂
寂云者贊著之德云爾非謂理之體也且
若寂字程子亦只假之以論心爾初學者
不知易之本旨以為聖人之本旨如此可
謂謬矣大抵宋之一代禪學大行于天下
文武百官男女老少凡識字之人皆莫不
學禪故儒者習聞其說而不覺自以為其

恬徒
也靜也
以恬養智

冲漠澹靜
見

理解吾聖人之書後學只亦以為吾聖人
之學真如此恬然不知怪可憫也哉
冲漠無朕四字本出於莊子宋嘉禪師證道
歌用之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羅是也而明
道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
先既應不是後明道之說即宋嘉之旨也
宋嘉之說即須菩提曰芥子納須彌之理
也維摩之室設八千獅子座亦即此理譬

可不增可
不減

漸水解而
流也

諸懸鏡于室中，人畜器用皆歷歷可見，其數有限，定不增不減可也。然而天地之化，生生無窮，有則愈有，無則愈無，當其有之盛，則愈相倍蓰，雖極天下之巧，不能算焉。儻至於無之極，則滅而又滅，民然漸盡無跡之可尋。此天地之妙也。故聖人之道，所以為真實正當之教，而老莊所謂沖漠無朕，芥子納須彌等說，實出於世俗陋見，饒

以硬語耳。非知天地之化者之言焉。伊川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蓋指佛老而言，可謂至言矣。

德凡四條

原道之文也

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韓子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是也。然謂之德，則仁義禮智之理備而其用未著。既謂之仁義禮智，則各見于行，而有迹之可見。故經書多言德。

而又言仁蓋為此也

德字及仁義禮智等字古註疏皆無明訓蓋非不能訓之本以不可訓也何者學者之所常識焉而非字訓之所能盡也朱子曰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此語本出於禮記但禮記作有得於身朱子改身字而作心字耳其謂德者得也者猶言仁人也義宜也天顛也地示也皆假音同者以

朱子以為身外心內也外淺內深故以身字換心字可謂謬矣記之言未足以為誤矣意淺也

發其義本非正訓也若以德為得之義則德是待修為而後有豈足盡本然之德哉語曰據於德中庸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是等德字皆有道字之意便指仁義禮智之德而言觀其據字入字可見矣

道德二字亦甚相近道以流行言德以所存言道有所自導德有所濟物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為達道以智仁

勇為達德是也若推廣而言之則一陰一陽天之道也覆而無外天之德也剛柔相濟地之道也生物不測地之德也或補或瀉藥之道也能療病能活人藥之德也或炎或燒火之道也能調和飲食火之德也由是觀之道德二字之義自當分明

聖人言德而不言心後儒言心而不言德又猶聖人言道而不言理後儒去理字則無

可以言者矣蓋非聖人不言心後儒不言德其所重在此不在彼趣向自不同焉爾蓋德者不可不由焉而心本清濁相雜但在於以仁禮存之耳是聖人之所以言德而不言心也而後儒本不知德故以心為重而一生功夫總皈之於此所以學問枯燥而無復聖人從容盛大之氣象蓋坐此故也

仁義禮智 凡十四條

慈愛之德遠近內外充實通徹莫所不至之
 謂仁為其所當為而不為其所不當為之
 謂義尊卑上下等威分明不少踰越之謂
 禮天下之理曉然洞徹莫所疑惑之謂知
 天下之善雖多天下之理雖多然仁義禮
 智為之綱領而萬善莫不自總括於其中
 故聖人以是四者為道德之本體而教學

者由此而修之也

仁義禮智之理學者當以孟子之論作本字
 註脚看蓋孔門學者以仁義禮智為家常
 茶飲不復有疑於其間故門人弟子惟問
 其所以為之之方而夫子亦以其所以為
 之之方告之未嘗論仁義禮智之義故今
 不能據其詞以推其理焉至於孟子則諄
 諄然論其理委曲詳悉無復餘蘊孟子曰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人
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
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學者就此二
章求之則於仁義禮智之理自釋然矣四
端之端註疏曰端本也仁義禮智之端本
起於此也予又按字書端字訓始訓緒皆

同意考亭特取端緒之義曰猶有物在中
而緒見於外也然緒字又與本始字同義
按訓字之例雖有數義總歸于一意其為
綸為縟為帛皆起自緒故緒字有引
而伸之之意非若朱子之所謂孟子之意
以為人之有是四端即性之所有生來具
足不待外求猶四體之具於其身苟擴而
充大之則能成仁義禮智之德猶火之始

論王言如
絲其出如
綸疏曰綸
如宛轉繩
之
縟敷勿廣
勻大索

燃終至爆原之熾泉之始達必至於襄陵
之蕩矣至於後一章其義尤分明無復可
疑所謂人皆有所不忍有所不為者即惻
隱羞惠之二端也而謂達之於其所忍所
為而後能為仁為義焉則見四端之心是
我生之所有而仁義禮智即其所擴充而
成焉也

仁義禮智四者皆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道

德者徧達於天下非一人之所私也性者
專有於己非天下之所同也此性與道德
之辨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孟子曰既飽
以德言飽乎仁義也仁義為道德之名彰
彰矣自漢唐諸儒至於宋濂溪先生皆以
仁義禮智為德而未嘗有異議至於伊川
始以仁義禮智為性之名而以性為理自

徇俗作徇

警苦計功
器中尽也

此而學者皆以仁義禮智為理為性而徒
 理會其義不復用力於仁義禮智之德至
 於其工夫受用則別立持敬程朱茂叔主靜致良智陽明
 等之目而不復徇孔氏之旧此予之所以
 深辨痛論繁詞累言聊警愚衷以不能自
 已者實為此也非好辨也或曰伊川何以
 謂仁義禮智為性耶盖觀孟子仁義禮智
 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及仁義禮智

根於心之語以為仁義禮智是性而不
 推到孟子之意所在殊不知其所謂固有
 云者固與謂之性自不同盖孟子之意以
 為人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四
 者人之性而善者也而仁義禮智天下之
 德而善之至大至美者也苟擴充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心則能成仁義禮智之德
 而足以保四海故以仁義禮智為己之固

有非爲性中之名也其所謂根於心者本對霸而言夫霸者之行仁義也皆假之以濟己之欲耳非己之真有也王者之行政也非惟外由仁義而行實根抵於中心而無往而不在仁義禮智故曰根於心其義豈不明哉

聖賢論仁義禮智之德有自本體而言者有自修爲而言者其自本體而言者若書所

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及孟子所謂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等語是也其自修爲而言者若四端之章及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等語是也本體云者即德之本然謂天下古今之達德也修爲云者乃指人能修仁義禮智之德而有於其身言

仁義二者實道德之大端萬善之總腦智禮

二者皆從此而出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
之有剛柔二者相須相濟而後人道得全
故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
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孟子亦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
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
文斯二者是也其理尤分明而宋儒專謂
仁一事實兼義禮智三者矣其言終爲定

說而學者莫能識其說之謬于孔孟矣自
今以往學者只當按孟子及易中庸之旨
爲之準則見之可

仁以誠爲本以義爲輔非誠則不成非義則
必流仁與義猶陰陽之不可相無而不可
相勝仁而無義則非仁墨子之仁是也義
而無仁則非義楊子之義是也故聖人曰
仁則有義在曰義則有仁在

言
三十一
孔門學者以仁為其宗旨若家常茶飯出入起居莫不從事於此故若道若德大類以仁目之子夏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等章是也學者不可不知

宋儒以仁為性予深以為害于道者若以未發已發言之則性為未發情為已發仁之存於未發之中猶水之在於地中仁之不可下手猶水在於地中則不可施澄治之

雖之大聖如之何

功其用功夫纔在發用上而於其本体則無奈之何故別立守敬主靜等說以補之謂如此則不違於仁而義自在其中矣可謂其功夫甚遠且踈矣是以仁義禮智之德終為虛器而無彼用力於仁者矣且孔孟說仁之言皆為纔言其用而無一及于體者則孔孟之言豈非失之偏而其理不備者哉與孔門之教法同乎不同學者

默而識之可也

義訓宜漢儒以來同襲其說而不知意有不
通處中庸謂義宜也者猶言仁人也禮履
也德得也誠成也但取其字音同者而發
明其義耳非直訓也學者當照孟子羞惡
之心義之端也暨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
其所為義也等語而求其意義自當分明
設專以宜字解之則處處窒礙失聖賢之

禮本音履
唐音人云

本意者甚多矣

書曰以禮制心大公曰伯
夷義人也又義不食周粟

等之義字皆
之訓宜不通
禮字義本分明然於禮之理甚多曲節非學
明識達者不能理會其義蓋禮之難知不
在於節文度數繁縟難識而在於斟酌損
益時措之宜何則古禮多不宜於今而俗
禮亦不可全用漢禮多不通於

本國而國禮本無意義若欲存古通今隨於

本國猶言
本朝然而

語孟字義

卷之

三十一

言本國而
為本朝非
也本朝即
朝廷而言
之言本國
指吾所居
之國而言
也

大學非孔
子之書而

引用于此大學本古書足以見其時之風故引用之下做此

土地合於人情上自朝廷下至於閭巷使
人循守而樂行之則非明達之君子不能
作焉故聖人之所謂知禮者不謂識名物
度數之詳而謂知禮之理而能損益之也
聖人所謂知者與後儒所謂知者變然不同
聖人所謂知也者自修己而及乎治人自
齊家而及于平天下皆有用之實學而非泛
然從事於事物之末者矣觀大學所謂格

物致知之法起於誠意而至平天下而止
焉則其所謂格物致知者亦不出於誠意
以下六條之外而不在一草一木之察
孔子並言仁智而孟子以仁義連稱之蓋孔
子主進學而言夫智以知之仁以守之乃
進學之要故為學者而言之也孟子主道
之本体而言人道之有仁義猶於天道之
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蓋懼後世之弊也

或以為孟子始以仁義並稱非也易中庸
及莊子等書亦皆以仁義連稱之則孟子
右言則不可從而是也故從也
徒從當時之名稱也蓋可從而從之非以
意創始之也

佛老之所以與吾儒異者專在於義而後儒
之所以與聖人相違者專在於仁其故何
哉佛氏以慈悲為法以平等為道故以義
為小而慢棄之殊不知義者天下之大路

苟舍義則猶棄正路而由荆棘其不可行
也必矣若後儒其德既淺其量既狹差別
甚過而不能包容含弘故視仁泛然若無
緊要者而不知其自陷於刻薄之流是所
以與聖人相違也

孔孟以後能識仁者鮮矣蓋非知見之不及
特無其德也漢唐儒者議論雖淺猶不失
古意為其不用意見也至於宋專以仁為

理於是離仁之德益遠矣甚焉而至於以
橫渠之言載于近思錄
虛靜為仁之本非止不識仁之德實害孔
孟之旨甚矣伊川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
便是仁是所謂以仁為理者也延平論當
理而無私心仁也是以訓誠字不可以
訓仁字若以當理而無私心訓仁將以何
語訓誠字乎唯明道先生之言為可玩而
已蓋有其德故其言有味

心凡四條

心者人之所思慮運用本非貴亦非賤凡有
情之類皆有之故聖人貴德而不貴心論
語中說心者纔有其心三月不違於仁及
從心之所欲不踰矩及簡在帝心三言而
已矣然皆不以心為緊要至於孟子多說
心然亦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不特說心
曰本心曰存心是也大凡佛氏及諸子盛

心統性情
載于近思
錄且朱子
語錄每欄
也據此說
而說心后
采為儒道
之格言
贅尺牆双
魚多言也
再言也

言心者本不知德之為可貴而妄意杜選
焉耳與孔孟之旨實霄壤矣

橫渠曰心統性情非也孟子曰存心養性又
曰動心忍性以此觀之心自是心性自是
性所指各殊若以心為統性情則單言心
而可也既言存心而又言養性則其言豈
非贅乎而偏言養性而遺情字則其言豈
亦非偏乎故知非心統性情也

論心者當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本
夫人之有是心也猶有源之水有根之草
木生稟具足隨觸而動愈出而愈不竭愈
用愈不盡是則心之本體豈有實於此者
乎今乃以心為虛者皆佛老之緒餘而與
聖人之道不止薰蕕學之不講一至於此
可懼也矣

明鏡止水四字本出於莊子於聖人之書本

無此語亦無此理先儒以此喻聖人之心
吾觀其益天淵矣周離婁下公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
得之坐以待旦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
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何所見其為
明鏡止水乎夫聖人之道以彝倫為本而
以恩義為結千言萬語皆莫不以此為教
今夫佛老之為教也以清淨為本無欲為

道暨乎工夫既熟則其心若明鏡之空若
止水之湛一疵不存心地潔淨恩義先絕
而彝倫盡滅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之交猶弁髦綴旒然與聖人之道相反猶
水火之不可相入夫草木生物也流水活物
也雖寸苗之微然養之而不害則可以參
雲矣雖源泉之小然而進而不可已則可以
放于四海矣人心亦然養而不害則可與

天地並立而為三故孟子之論心每以流水
水萌蘖為喻而未嘗以明鏡止水為譬何
者可以生物譬生物而不可以死物喻生
物也虛靈不昧四字亦出於禪書即明鏡
止水之理學者不可不明辨而極論焉

性凡三條

性生也人其所生而無加損者也董子曰性
者生之質也周子以剛善剛惡柔善柔惡

董子本莊
子而言之
古書足見
其時之語
故如字義等雖異端之書取之可也

及不剛不柔而中焉者為五性是也猶言
梅子性酸柳子性甜某藥性溫某藥性寒
也而孟子又謂之善者蓋以人之生質雖
有萬不同然其善善惡惡則無古今無聖
愚一也非離氣質而言之也
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矣此萬世論性之根
本準則而孟子宗孔子而願學之者也其
旨豈有二也乎哉孟子固言物之不齊物

語孟字義 卷之二
之情也。可知其所謂性善也者。即述孔子之言者也。然後儒以孔子之言爲論氣質之性。孟子之言爲論本然之性。信如其言。則是非孔子不知。有本然之性。孟子不知。氣質之性者乎。非惟使一性而有二名。且使孔孟一家同脉之學。殆若徑渭之相合。薰蕕之相混。而一清一濁。不可適從。其言支離決裂。不相入。若此。夫天下之性。參差

不齊。剛柔相錯。所謂性相近是也。而孟子以爲人之氣稟。雖剛柔不同。然其趨于善則一也。猶水雖有清濁。其苦之別。然其就下則一也。蓋就相近之中。而舉其善而示之也。非離氣質而言焉。故曰人之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蓋孟子之學。本無未發已發之說。今若強分未發已發而言之。則性既屬于未發焉。而無善惡之可言。猶水

之在於地中則無上下之可言今觀謂之
猶就下也則其就氣質而言之明矣又曰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蓋
言雞犬之無知固不可告之以善焉若人
之情也雖若盜賊之至不仁然譽之則悅
毀之則怒善善而惡惡則可與為善是乃
吾所謂善者也非謂天下之性盡一而無
惡也以此觀之則孟子所謂性善即與夫

子性相近之旨無異益彰彰矣

大學序用之吾原文集多言之

先儒用復性復初等語其說亦出於莊子蓋
老莊以虛無為道以為天地萬物皆生於
無其初甚真而靜形既生矣而後欲動情
勝衆惡交攻故欲滅欲以返于虛無故有
復性復初等之說若儒者之學則不然夫
人有四端之心猶水之有源草木之有根
抵在於存之耳在於養之耳其存之欲其

ルカ之復性

不失矣養之欲其長矣故曰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知皆擴而充之矣若
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聖人之教人若此而
已矣初無復性之說矣先儒不察至於推
儒而附于老莊不亦謬乎

情凡二條

情者生之成也以有所欲而言人常言人情
或言情欲或言天下之同情皆此之意孟

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言或大或小或
緩或急物各有所宜也易所謂萬物之情
又是此意孟子又曰人見其禽獸也而以
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言爲
人所榮天下之所同好也爲人所辱天下
之所同惡也人指我以爲禽獸非人之所
欲故曰是豈人之情也哉其所謂乃若其
情則可以爲善矣即此意先儒以爲情者

性之動蓋因有七情之目而言之竊以為所謂七情者蓋人之生質有過善者有過怒者有過哀者有過樂者愛惡欲亦然皆生質之所成若有所好然故謂之七情也歟若謂之性之動則與易孟子諸書皆不合矣此意蓋又曰人具其會也而凡心性情才志意等字有必用工夫字有不_上必用_下工夫字於心則曰存曰盡於性則曰

養曰忍志則曰持曰尚皆是用工夫之字若情字才字皆不必用工夫先儒有約情之語蓋不理會此意耳學者審焉

伊川有約情而適中之語

才一條

也 孽作攬非

才者性之能也猶手之持足之行可以為善亦可以為不善譬諸以手持物攬筆書字手也把刀殺人亦手也故曰可以為善亦可以為不善也然其書字殺人在於手而

語字義 卷之七

四一四

皆子上孟
子曰富歲
子弟多賴
凶歲子弟
多暴非天
之降才

所以書之殺之者則在於心故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明其為不善者雖在於才然其所以為之者在於心也凡人皆有手則皆能可以攬筆書字若勤而不怠則皆可以善書其或間有不能書字者不用其才也故又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多少分明

志凡二條

心之所之謂之志此說文之訓也愚又謂志者心之所存主也孟子曰夫志氣之師也又曰志壹則動氣是也若專作心之所之則意欠明瑩論語曰匹夫不可奪志也禮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皆謂心之有所存主也

凡謂之志則皆以志於善而言若於不善不

可謂之志也若父在觀其志及士尚志等語皆以志於善言北溪曰才志於利便入小人路何哉

意凡二條

意者指心之往來計較者言論語所謂毋意者蓋言聖人盛德之至理明心定自無往來計較之心也若作毋私意則多一私字尤非所以論聖人也

意字亦是不必用功夫字按語孟中庸皆不說於意上用功夫故孔子說主忠信中庸說誠身而孟子專說存心養性皆未嘗有誠意之說何者學脉自有照應言此則不須言彼言彼則不須言此且觀子絕四毋意則不於意上用功夫益彰彰矣中庸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與欲誠意先致其知甚相似矣然身字與意字所

指甚別一則氣象盛大一則功夫急促學者不容不辨

良知良能一條

良知良能即四端之心也然良知屬知良能屬行與四端專言心有少分別亦所以證夫性之善也而孟子所以發良知良能之論者亦欲使夫學者擴克之以成仁義之德也非徒論良知良能之說故曰親親仁

也敬兄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近世陽明王氏專講致良知之旨然而徒知致良知而不知本之於仁義亦蓋乎孟子之旨豈曰能知孟子乎

語孟字義卷之上 終

語孟字義卷之下

忠信 凡四條

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皆就接人
 上言夫做人之事若做己之事謀人之事
 若謀己之事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凡與人
 說有便曰有無便曰無多以為多寡以為
 寡不十分增減方是信又忠信二字有朴
 實不事文飾之意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

程子得之然詳考則有未及故言之

禮節文度
 數也動容
 周旋雖中
 礼非忠信

吾子五字義

卷之下

一

之人皆偽也故語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即朴實不事文飾之意也

禮是也又信字有與人期約而踐其實之意故朱子論語集註曰信約信也古人有信如金石信賞必罰等語皆此意

忠信學之根本學問之門基即所為賢為聖成始成終皆在於此何者學問以誠為本不誠無物苟無忠信則禮文雖中儀刑雖可觀皆偽焉耳適足以滋奸添邪論語曰主忠信主與賓對言學問必不可不以忠信為主也又曰子以四教文

忠
信
禮
義

行忠信程子曰四者以忠信為本是知主忠信乃孔子之家法而萬世學者皆守之而不可換其訓而後世或以持敬為宗旨或以致良知為宗旨而未有以忠信為主亦異夫孔門之學矣故雖學問可觀然其德率不及于古人者實以此也忠自是忠信自是信故有專言忠者有專言信者而夫子之四教以文行忠信並言則

語五字義

忠與信本是兩事益明矣而先儒以謂忠與信若形影然又曰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本末始終蓋未深致焉耳

學有本体有修為本體者仁義禮智是也修為者忠信敬恕之類是也蓋仁義禮智天下之達德故謂之本體聖人教學者由此行之耳非待修為而後有矣忠信敬恕力行之要皆就人用工夫上立名非本然之

德故謂之修為

忠恕凡二條

忠字程子盡已之訓當矣但恕字之訓覺未穩フシカキフ古註亦無定訓孔氏疏作忖已忖人之義但忖已二字恐未當按恕字有寬宥之意又有忖度之意言每忖度人之心而不以刻薄待之也今筆札中有恕宥恕察寬恕等語意皆相繙矣程子曰推已之謂恕

所謂推己者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
蓋因夫子子貢問答云爾然使恕字有推
己之義則及乎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之者而夫子唯曰其恕乎而不可
復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既曰其恕乎
而又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其意豈非
重復乎故知恕字之義本非推己之意矣
夫子答仲弓問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
加諸人若使恕字有推己之義則夫子子
貢直可以恕字命之而不可敷衍其詞若
此觀夫子答子貢曰其恕乎而於其下曰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知推己即行恕之
要而本非恕字之義也且中庸曰忠恕違
道不遠而其下續之曰施諸己而不願亦
勿施於人則見推己之道非徒可施之於

恕亦可施之於忠也獨不可以推已訓恕字益明矣

聖人之道莫大於仁莫要於義而曾子特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亦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者何哉曰仁義固道之本體雖忠恕之功亦不能不以仁義為本然道無分人已故學亦不能分人已苟非忠以盡己恕以特人則不能令人已

而一之也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夫子曰可以終身行之也後世學者其德既小其量且淺知獨善其身而其功不遑於及人故視忠恕泛然若非緊要焉者此後世之所以不及於古人也

誠凡四條

誠實也無一毫虛假無一毫偽飾正是誠朱子曰真實无妄之謂誠其說當矣然凡文

字必有反對得其對則意義自明矣誠字與偽字對不若以真實無偽解之之最為省力北溪曰誠字本就天道論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萬古常如此是真實无妄之謂也然春當温而反寒夏當熱而反冷秋當涼而反熱冬當寒而反暖夏霜冬雷冬桃

李華五星逆行日月失度之類固為不少焉豈謂之天不誠可乎韓文公唐碑也子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此言得之矣

誠字本非就天道論只是謂不容一毫之偽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此言聖人之心真實無偽不加思慮不待勉強無往而不然故曰天之道蓋謂非人力之所與也非論天道也

所謂誠之與主忠信意甚相近然而功夫自不同忠信謂不顧當理乎否只是盡己之心朴實行去誠之者擇當理與否而取其當理者固執之之謂

誠者道之全體故聖人之學必以誠為宗而其千言萬語皆所以使人盡夫誠也所謂仁義禮智所謂孝悌忠信皆以誠為之本而不誠則仁非仁義非義禮非禮智非智

孝悌忠信皆不得為孝悌忠信故曰不誠無物是故誠之一字實聖學之頭腦學者之標的至矣大哉

敬凡二條

敬者尊崇奉持之謂按古經書或說敬天或說敬鬼神或說敬君或說敬親或說敬兄或說敬人或說敬事皆尊崇奉持之意無一謂無事徒守敬字者惟夫子曰修己以

奉與棒同

敬仲^{スト}考所謂居敬而行簡^二語似^リ乎今之所謂持敬主敬之功^ニ然觀^ル夫子曰修身以敬而下^ニ又曰君子修己以安人仲弓曰居敬而行簡而下^又續之曰以臨其民不示可乎^{ナラ}則此二語亦以敬民事而言^非謂徒守敬字之謂^イ

大學或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朱子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

事之根本愚謂不然夫聖門之學以仁義為宗而忠信為主孔子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未嘗以敬為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而萬事之根本設若果如宋儒之所說則唯聖人言敬諸章乃為學問緊要之功而其他聖人千言萬語舉皆為無用之長物豈可乎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之邦行矣敬固為學者之功務然忠信篤
敬四者廢一則不可徒謂守一敬字乃可
則大非聖人之意譬則醫之處方有君藥
有臣藥有佐使藥衆藥雜用而後成方若
謂一敬字能該盡聖學之始終則猶言用
一味橘皮乃可不必用補中益氣全湯其
與孔門之學同乎不同不辨而明矣

學 九三條

樂記效學
同一字

學者效也覺也有所效法而覺悟也按古學
字即今效字故朱子集註曰學之為言效
也白虎通曰學覺也覺悟所不知也學字
之訓兼此二義而後其義得盡矣所謂效
者猶學書者初只得臨摹法帖效其筆意
点畫也而所謂覺者猶學書既久而後自
覺悟於古人用筆之妙也非一義之所能
盡也集註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又

摹與模同

舍覺字之意在

雖有舍字之字意而不分明故蔡虛齋林次崖不知此義也

學問以道德為本以見聞為用孔子曰有顏
回者好學不迂怒不貳過可見聖人以修
道德便為學問而非若今人之以道德為
道德以學問為學問也又曰蓋有不知而
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多聞闕疑慎
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

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可見以見
聞為用而非若今人之專以讀書冊誦義
理為學問之類也

學問之法予岐而為二曰血脈曰意味血脈
者謂聖賢道統之指若孟子所謂仁義之
說是也意味者即聖賢書中意味是也蓋
意味本自血脈中來故學者當先理會血
脈若不理會血脈則猶舡之無柁宵之無

言二五二一表一 卷之十
燭茫乎不知其所底止焉然論先後則血脈為先論難易則意味為難何者血脈猶一條路既得其路程則千萬里之遠亦可從此而造焉若意味則廣大周徧平易從容自非具眼者不得識焉予嘗謂讀語孟二書其法自不同讀孟子者當先知血脈而意味自在其中矣讀論語者當先知其意味而血脈自在其中矣

權凡三條

程子曰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稱錘之為物所以隨衡之星兩或前或却定其輕重者也故權字取稱錘之義言學問之不可無權也夫時有古今地有都鄙家有貧富人有貴賤事之千條萬緒物之大小多寡紛紛藉藉不可名狀無權以制之何以能得其當而合于義猶臨敵之將

奇奇兵正
 正兵奇夜
 打米出老
 子孫子曰
 以正合以
 奇勝註曹
 云正當敵
 奇者從旁
 擊不備也
 云云
 子莫執中
 中々爲也

因勢制勝隨地排陣以奇爲正以正爲奇
 出入變化不可拘以一律焉故曰執中無
 權猶執一也言權之不可不用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最是經即
 是道既是反經焉能合道蓋漢儒見孟子
 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
 者權也遂以爲權者反經合道者也愚詳
 孟子之意權字當以禮字對不可以經字

對蓋禮可因時而損益經歷萬古而不易
 故孟子以權與禮相對而未嘗以經字相
 對正爲此也又謂權者濟經之所不及愚
 謂未然只當謂權以濟經權即是經權在
 經之中矣若謂濟經之所不及則猶有以
 經字對之意在
 論語可與立未可與權蓋難其人也非言不
 可用權也難其人益見其不可不用也何

者示學問之至要而學者之不可不勉焉
先儒以謂權湏是理明義精方可用權若
然未到理明義精之極便將不用權歟奚
以異夫謂醫非盧扁倉公唯全因古方不
容加減焉然則奚以貴學問為先儒又謂
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是權此亦不深
考耳若伊尹之放太甲固是權如湯武之
放伐可謂之道不可謂之權何哉湯武之

放伐仁之至義之盡為萬世之法者豈謂
之權可乎觀孟子論湯武可見矣

聖賢一條

聖字古昔或以名其德或以命其人不如後
世所稱截然有階級焉周禮以聖居六德
之一孔門或以仁並稱或以智並論又或
為兼仁智之稱未有明訓之可據竊以謂
聖字或知或行各造其極不可測識之稱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中庸又稱聰明聖
 知此謂智之造其極也孟子以伯夷伊尹
 柳下惠皆為聖人而以智譬射之巧聖譬
 射之力而三子之所以不及乎孔子者方
 在於智之不足焉則聖者又行造其極之
 稱也而自可欲之善而克之至於大而化
 之而為聖人亦似乎行造其極之稱焉賢
 字亦非若後世所號必有階級也孟子以

伯夷為聖人孔子以伯夷叔齊為古之賢
 人也而孟子論孔子為賢於堯舜遠矣或
 論孔子以賢聖二字連稱之則知古人用
 字之法不如後人之甚泥矣

王霸 凡二條

王者有天下之稱霸者諸侯之長當初未有
 王霸之辨文武之後王綱解紐号令不行
 於天下桓文互興約與國務會盟而不能

三皇春配
五帝夏配
王秋配
冬配

以德服天下於是王霸之辨與非必以霸
為非觀文王之為西伯可見矣後世又有
皇帝王霸之論儒者誦之然孔子之所不
言孟子之所不論蓋戰國縱橫雜家之故
說闢之可也

王霸之辨儒者之急務不可不講焉孟子曰
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
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

悅而誠服也蓋王者以德為本而未嘗無
法霸者假德以行之而不能真有其德焉
及乎其益衰而專任法術不復知假德於
是有刑名之學焉王不待雜霸霸不特任
法術而任法術者不能當霸霸不得當王
蓋大能制小小不能敵大也

鬼神附三條

鬼神者凡天地山川宗廟五祀之神及一切

有神靈能為人禍福者皆謂之鬼神也朱
 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其意蓋以
 謂雖有鬼神之名然天地之間不能外陰
 陽有所謂鬼神者故曰云云可謂固儒者
 之論也然今之學者由其說亦只以風雨
 霜露日月晝夜為鬼神者誤矣

鬼神之說當以論語所載夫子之語為正而
 不可以其他禮記等議論雜之也按夫子

論鬼神之說載魯論者纔數章而止至於
 孟子無一論鬼神者蓋三代聖王之治天
 下也好民之所好信民之所信以天下之
 心為心而未嘗以聰明先于天下故民崇
 鬼神則崇之民信卜筮則信之惟取其直
 道而行焉已故其卒也又不能無弊焉及
 至于夫子則專以教法為主而明其道曉
 其義使民不惑於所從焉孟子所謂賢於

堯舜遠矣正謂此耳樊遲問知子曰務民
 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又曰子不
 語怪力亂神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
 入焉能事鬼此皆見聖人深恐人之不務
 力於人道而或惑於鬼神而言之也然祭
 如在祭神如神在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
 階則又觀其於所當敬則未嘗不盡敬焉
 此吾聖人之所以明其道曉其義使人不

惑於所從焉而有與三代之聖人不同也
 由是觀之則凡禮記等書彌子曰或彌孔
 子曰諸論鬼神之言皆出於漢儒之假託
 偽撰而非夫子之言可知矣
 卜筮之說世俗之所多悅而甚害於義理故
 語孟二書未嘗有言卜筮者何者從義則
 不必用卜筮從卜筮則不得不捨義焉義
 當去矣而卜筮不利去則將從義乎從卜

筮乎義當就矣而卜筮不利就則將從義
 乎從卜筮乎義不可進矣而卜筮利進則將
 從義乎從卜筮乎義不可退矣而卜筮利
 退則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當生則生義
 當死則死在已而已何待卜筮而決之也
 君子去就進退用捨行藏惟義之所在奚
 問利不利為是孔孟之所以未嘗言卜筮
 也論語不恒其德或乘之羞子曰不占而

已矣蓋言不恒之羞不待占決而知其凶
 也由是觀之則夫子之不用卜筮益明矣
 故愚嘗謂三代之時教法未立學問未闢
 直至孔子始斬新開闢猶日月之麗于天
 而萬古不墜故三代以前之書當以三代
 以前之說求之孔孟之書當以孔孟之旨
 解之各識其理之所在可也

詩 凡三條

讀詩之法善者固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亦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而詩之用本不在於作者之本意而多在於讀者之所感如何耳蓋詩之情千彙萬態愈出愈無窮高者見之而為之高卑者見之而為之卑為圓為方隨其所愚或大或小從其所見棠棣之詩淫奔之辭也夫子取之以明道之甚邇チカキヲカシ早麓之詩詠歌文主之德也子思善鳥飛至千夫

引之以明道之莫所不在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衛莊姜之怨不獲於其君也孟子引之以為孔子之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大夫傷於讒而訢於天也齊宣王引之以喜孟子之能察已之心也學者觀此可以悟讀詩之法夫子時許子貢子夏以始可與言詩已矣者蓋以非二子之穎悟文學不足以盡詩之情也是讀詩之法也若鄭箋

朱傳徒著作詩之來由而不知本之於古
人讀詩之法惜哉

詩有六義曰風賦比興雅頌是也鄭箋朱傳
皆以一國風二雅三頌為三經賦比興為
三緯諸家終不能及其說矣愚竊謂國風
雅頌是詩之體非義如鄭箋朱傳之說則
是詩只有三義而無六義又只當以風雅
頌賦比興為叙而不可言風賦比興雅頌

周禮大序皆以風賦比興雅頌為叙則三
經三緯之說最足疑為愚以謂詩六義亦
當不在作者之意而在讀者之所用如何
按風賦是一類比興是一類雅頌是一類
風賦在尋常之所用比興在臨時而寓意
雅頌取於音聲何以言之按左氏傳列國
士大夫以詩贈答皆曰賦其詩或曰賦某
詩第幾章如此則三百篇皆可以為賦論

語曰可以興則三百篇亦可以爲興周禮
有豳雅豳頌之稱而豳風一詩或以爲雅
或以爲頌則三百篇亦可以爲雅爲頌故
一詩各備六義而六義通於三百篇之中
古人用詩之法豈不大且廣乎而於風賦
比興雅頌之叙其義又自分明矣按周禮
大司徒以六義教王之子弟若鄭箋朱傳
所謂則鴈生小子皆可能通其義奚待大

司徒之教乎

詩有美刺蓋詩之作有有作者有無作者然
大抵當時不知誰人所作或作詩以諷人
之事或本無此事而詫詞以見其情朝野
流傳以相詠歌耳非專有意美某人刺某
人也後之錄詩者或國史或採詩官着以
爲某詩美某人某詩刺某人今之小序是
也而朱子悉廢小序而直據經文以着其

義然後之諸儒多言小序不可廢為其說
 皆有明據愚又謂若廢小序而悉據經文
 則事有多害于義者桑中詩曰云誰之思
 美孟姜矣二章曰云誰之思美孟戈矣三
 章曰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如朱子之所說
 則是一人而相期約於三人乎三人各有
 所期約乎丘中有麻詩曰丘中有麻彼留
 子嗟又曰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山有扶藜

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又曰不見子充乃
 見狡童是一人而私二人乎二人各有所
 私為乎若謂二人各有所私為則此一首
 詩而出於二人之手也若謂一人而私二
 人為則一幽僻地不可同留二人也羞惡
 之心人皆有之雖淫奔者不可自發其奸
 其不相通也如此故悉廢小序而直據經
 文則國風諸篇類皆為淫奔者之所自作

而美刺之旨不明矣故曰事有多害於義者正爲此也

書凡二條

六經莫古於書而散亡偽撰亦莫甚於書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書猶多在學者當因其存而察其亡信其當信而疑其當疑則亦聖人之大經大法畧足觀焉而其散亡偽撰之甚亦不足爲害也尚書有今文古

文之別今文二十九篇出於秦博士伏勝之口授寫以漢世文字故名今文尚書古文五十八篇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竹簡書皆科斗文字故号古文尚書遇巫蠱之禍而不行遂廢矣歷四百餘年至於隋開皇中得之故今文古文並行然朱子吳臨川梅鷲之徒皆疑古文之非真古文其言鑿鑿乎有據凡古人作一篇文字必有起

結若堯典其終只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
 于虞帝曰欽哉此豈足結一篇之終乎且
 孟子引舜典而稱堯典則古二篇合而為
 一篇明矣三苗之征泰誓之年數其理不
 得明暢者皆因信古文也孟子曰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唐虞三代之間其議論皆
 在於修政知人之間而未嘗有心性之論
 古文尚書多說心說情最非唐虞三代之

氣象甚害于道多矣

歐陽子曰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
 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
 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
 其不知慎所傳不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
 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
 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
 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近

言部 卷之六 十四
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
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
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
沒異端之說復與周室亦益衰亂接手戰
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
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
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徃徃反自詭於孔
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

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
質而不自知其取舍真偽至有博學好奇
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
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嗚呼堯舜
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
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
論着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
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

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歐陽子此論最有補于世教爲雖閩洛諸
君子猶有所不及者也凡爲三皇五帝之
論者皆出於戰國織緯雜家之說而非孔
子之旨若歐陽子可謂能得聖人之旨而
有補于世教者也故予表而出之

易凡二條

凡學孔子之道者當從孔子之言也欲學孔

子之道而不從孔子之言者是叛孔子者
也語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
過矣愚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
以蔽之曰可以無大過矣夫日中則昃月
盈則虧故避盈滿而處退損易之教也昔
者聖人深究陰陽消長之變而明着進退
存亡之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總莫
非發明此理也故曰可以無大過矣之一

言足以蔽之矣大凡區區象數卜筮之學
皆非夫子之意也而程子從孔子而以義
理解之朱子從文王周公而以卜筮為主
愚謂易之為書也夫子以前固為卜筮之
書然六經永為孔氏之書則易書固當以
程子為是

歐陽子趙南塘共深辨十翼非孔子之所作
愚謂古之經書莫明於魯論亦莫正於魯

論不比詩書義理難曉紛亂甚多故天下
之書皆當以魯論為正而為之折衷大傳
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為
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以論語
證之非夫子之語彰彰矣而從卜筮則害
義從義則不必用卜筮故語孟二書未嘗
言卜筮今說卦雜卦專為卜筮作之則歐
陽子以為筮人之占書而非孔子之所作

宜矣又以大傳何謂子曰者為講師之言皆非易家之所及歐陽公有易童子問趙著易說三卷歐說學者不可不讀

春秋 凡二條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蓋魯史官因周公之旧法典禮而著褒貶之意故謂之魯春秋晉韓宣子之所觀是也周道既衰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故孔子懼而作春秋蓋史官之筆雖襲用周公之旧法然不能無詭於聖人故夫子削其違于義者而筆其合于義者故曰其義丘竊取之矣其取之云者我取之於彼之辭非夫子親為之褒貶為蓋當時世朴事簡無載籍之行于世善惡皆與時共沒無着于後世故乱臣賊子肆其欲而莫之顧焉於是夫子就魯春秋筆削之以為

百世不刊之典故乱臣賊子懼

知春秋者莫若孟子而左氏傳獨與孟子之意相合故讀春秋者當以孟子之語為正而以左氏說參之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蓋夫子以乱臣賊子接踵於當

世莫之能禁焉而作之也是春秋之太義也其以日月爵位為褒貶者固書法之所存然謂之春秋之太義則不可蓋聖人之修經也在於禁乱臣賊子之欲而使人觀其善惡之跡故左氏之著傳亦備載其事之本末而使人審覈其善惡之實焉此左氏之所以知聖人之意而與孟子之意相合也後人惟知解義理之為傳註而不知

記事實之為傳註左氏之意荒矣所謂天子之事者指禮樂征伐言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也而禮樂征伐非庶人之所敢議然以當時上無以明道者故孔子不得已而作之故曰知我罪我者其唯春秋乎以天子之事為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者尤非也

總論四經

論語孟子說義理者也詩書易春秋不說義理而義理自有者也說義理者可學而知之也義理自有者須思而得之也可學而知之者顯而示之也須思而得之者含蓄不露者也四經猶天生之物不煩雕琢自然可觀也語孟猶設權衡尺度以待天下之輕重長短也故人情盡乎詩政事盡乎

邃音歲深遠也

書事變盡乎易世變盡於春秋不讀詩則不能以立教不讀書則不能以善政不讀易則無以識事變不讀春秋則無以馭世變六經之學其邃哉而夫子雅言獨在詩書者何哉蓋詩書二經尤平易近情使人易從易行達乎萬世而無弊者也故自詩書入者其意平而無詭異邪僻之行若夫好邪說暴行高遠不可及之術者必不知

自詩書入也是夫子之所以雅言詩書而諄諄然為之教誨也

語孟字義終

元祿八乙亥年五月吉日

江戸日本橋南一町目

書肆

東京市本所区本町

